

祝尚書 著

宋人別集敘錄

SONGREN BIEJI XULU



祝尚書 著

宋人別集叙錄
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人別集叙錄/祝尚書著. - 北京:中華書局, 1999

ISBN 7-101-02419-X/I·337

I. 宋… II. 祝… III. 版本-研究-中國-宋代 IV. G25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9996 號

本書為四川大學“漢語史與中國
古典文獻學”二一一建設項目

責任編輯：劉尚榮

宋人別集叙錄

(全二冊)

祝尚書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51¹/₄ 印張·1095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98.00 元

ISBN 7-101-02419-X/I·337

前言

關於宋代文化，陳寅恪先生曾有一個著名論斷，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作為觀念文化重要組成部份的文學、史學、哲學等等，有宋一代可謂空前發達；而繁榮的文學創作，活躍的學術研究，又促進了印刷業的飛速發展，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出版文化。作家文集的編刻，是出版文化中最富活力和生機的部份。兩宋所刊本朝人各類作品集，可謂不計其數。據統計，現存宋人別集（包括詞集、各類小集及後人輯本）凡八百家左右，失傳的尚遠不止此數，正如《四庫總目·十先生輿論提要》所說：「宋人文集名著史冊者，今已十佚其八九；至於名姓無聞、篇章湮滅如方恬諸人者，更指不勝屈。」蓋有幸流傳至今的，僅是原有編集中的什佰分之一而已。對現存宋集妥善保存、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並使之永久流傳，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神聖責任；而對版本目錄的研究，則是達到上述目標的基礎。

一

宋集的編纂，上承唐代餘風，又有不同於前代的顯著特徵，即經歷和完成了由自發到自覺的轉

變。作家及其親屬，對文稿的哀輯奔藏極為重視，以詩文傳家，成為讀書人終身孜孜追求的目標，而與前代大多數作家任其文稿自然流傳有很大區別。這不能不說是文化觀念的巨大進步。至於編集的標準，有的擇之唯精，泛濫是懼，也有的片紙畢登，誇多鬪富，於是又形成了宋集多而雜、質量高低參差不等的特點。

文集編定之後，宋人已認識到只有雕板印行，方能壽之無窮。我國印刷術到唐末已比較成熟，使傳播手段取得了革命性的進步。經五代而入宋，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人們由雕印曆書、宗教宣傳品之類，擴大到印製經籍，再到刊行文集，結束了文集長期靠鈔本流傳的歷史。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印書不僅限於寺廟、官府或貴勢之家，而逐漸成為產業，許多民間書坊應運而生，所刊書稱為「坊刻本」，以與「官刻本」及後來的「家刻本」相對稱。同時，印書也由單純的文化政教目的，部份地成了商業行為，從而帶動了各有關行業的產生和繁榮，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縱觀兩宋對本朝文集的刻印，北宋以坊刻為主，南宋則官刻、坊刻同時併舉，後來又興起家刻之風，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當時刊印書籍之夥，在閩、蜀、杭等印刷中心，時人贊歎有「山積」之富（見李心傳《道命錄》卷四。他專指蜀，實則其他兩地亦然）。

宋社既屋，宋人文集的編刻并未停止，作家的親友、門生搜輯其遺稿，繼續付梓。當然，遺稿是有限的，元、明以降，宋集的傳播主要是翻刻、覆刻，也有用活字擺版。這種刊刻，或為保存鄉邦文獻，或一些文學、哲學派別為宣傳自己某種主張的需要，或翻刻者個人的愛好，而更多的則是

作家後裔尊其先祖，紹述家學，教育後代，不墜詩書門風。總之，刻印宋人文集代有其人，有的集子即使一時無力刊印，也有人鈔寫流布，甚至散佚已久的集子也被重輯行世。近代以來，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又有石印、鉛印、影印、複印等多種方式。在傳刊過程中，又伴隨着對舊本或多或少或多的整理，如增補遺文及附錄，重新編次，校勘、評點、標點、注釋等等。總之，集子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形式則各具自己的時代特點，同時也優劣雜陳，良莠不齊，形成了宋集版本的衆多和複雜。在現存的約八百家宋集中，各種版本總數蓋不下數千，其中有許多善本，也有不少劣本。

二

在我國古代目錄學史上，文集著錄始於魏、晉時期，但講究版本則要晚一些。古人也說「版」或「本」，不過那時的所謂「版」、「本」，內涵與後代不同。「版本」的原始意義，與古人鈔書的材料密切相關。在造紙術發明以前，我們的祖先用竹簡、木牘來紀事、鈔書，稱之為「簡」、「牘」。「版」即木片，引申之，簡、牘皆可稱「版」。除簡牘外，古人又用縑帛書寫，中間用木軸將長長的縑帛捲起來，而軸頭遂稱之為「本」。自印刷術發明之後，從宋代開始，人們俗用「版本」作為印本的代稱。即當時人所說的「版本」，專指用雕版刷印之書，故「版本」是對「寫本」而言，與原始意義已大不相同了。元代以後，「版本」的概念又變得很寬泛，各類稿本、拓本、鈔本、校本、印本（包括雕印本、活字本，以及近代的石印本、鉛印本、影印本）等皆可稱之為「版本」。北宋

時，學者已開始用多種版本（印本）校書，而講究版本的風氣，學術界一般認為興起於南宋。明代以降，尤其是清乾、嘉以來，藏書家、校讎家、目錄家極為重視版本，相率以宋刊元槧相矜尚，其中除少數鑒賞家單純將古本作為骨董把玩外，大多數學者都認識到了不同版本的珍貴學術價值。

現代科學告訴我們，作品本身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信息，而版本則是信息的物質載體。且不說這種載體的物質部份（如用料好壞等），單就記錄信息而言，由於底本的差異，或刻印者的增刪改編，校對的精粗等等，不同版本也是各不相同的。完全可以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相同的兩個版本。於是，版本選擇就變得十分重要，歷來被認為是讀書做學問的重要門徑。最佳的版本，能給人提供正確而完整的信息；反之，魯魚豕亥，誤人非淺，古代就有許多因劣本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的教訓。對此，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曾有透辟的論述，他說：「蓋書籍由竹木而帛而紙，由簡編而卷而冊，而手鈔，而刻版，而活字，其經過不知其若干歲，繕校不知其幾何人。有出於通儒者，有出於俗士者。於是有斷爛而部不完，有刪削而篇不完，有節鈔而文不完，有脫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使不載明為何本，則著者與讀者所見迥異。叙錄中之論說，不能不根據原書。吾所舉為足本，而彼所讀為殘本，則求之而無有矣。吾所據為善本，而彼所讀為誤本，則考之而不符矣。吾所引為原本，而彼所書為別本，則篇卷之分合，先後之次序，皆相刺謬矣。……惟有明載其為何本，則雖所論不確，讀者猶得據以考其致誤之由。」因此版本不僅得講，而且必須講。我國老早就創立了一個專門的學科——版本目錄學，有着研究版本、目錄的悠久歷史和優良傳統。

對宋集版本的研究，實際上起於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開始登錄不同的版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趙弁《郡齋讀書附志》，也每每記載或比較不同的版本，使之成為版本研究的名著。尤其是有清至近代，出現了許多藏書大家，其中有的同時又是卓越的版本目錄學家，象清人紀昀、黃丕烈、陸心源、丁丙及近人張元濟、傅增湘等等。他們中不少人以畢生精力採訪書籍，海內域外，足跡幾遍，然後比較鑒別，筆之於冊。他們所作的題跋、書目，至今仍是了解古籍版本的必讀書。比如嘉慶時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黃丕烈（一七六三——一八二五），曾收得宋版書百餘種，建「百宋一廛」以貯之，又作題跋記八百餘篇，對衆多古籍版本作了十分精審的鑒別，其中不乏對宋人別集版本的研究。王芑孫《陶陶室記》寫道：「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黃丕烈號）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黃氏對版本（特別是宋元本）的研究，可謂達到癡迷的程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並對學術風氣產生着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衆多前輩學者的艱苦努力，不僅為後人研究全部或一代文集的所有版本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打下了豐厚堅實的基礎。他們為我國古代典籍的保存流傳和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前人在宋集版本研究上雖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他們的客觀局限。最大的局限，是當時沒有

公立圖書館（皇家秘閣雖相當於圖書館，但一般人又不可能利用），或圖書館尚在草創之初，書籍多藏於私家，因而他們的研究往往只能就個人所藏、所見進行，着眼主要在「點」，雖也有融會貫通兼及「面」的，但為數不多，故其有關著作或稱「藏書志」，或題「經眼錄」。無論是誰，也無論他藏書多麼豐富，見識如何廣博，但畢竟有限，且不說著錄全部文集并對其所有版本進行綜合研究，即使對一代文集作這樣的工作，民國以前，也鮮有其人。

自有清末年起，書籍逐漸由皇室、私家向公立圖書館集中。昔日金匱石室的秘籍及私家襲藏之珍本，大眾皆可以閱覽和利用了。各圖書館又相繼編印館藏目錄，而總結各館藏目錄的綜合目錄也應時而作。這不僅極大地方便了讀者，也有力地促進和推動了包括版本目錄學在內的學術研究的蓬勃開展。

三

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出版了張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別錄》。八十年代初，又出版了已故學者萬曼先生的《唐集叙錄》。此後陸續有一些專集或通代「叙錄」出版。所謂「叙錄」、「別錄」，在我國是非常古老的研究形式。早在西漢成帝時，劉向受詔校書秘閣，每書校畢，便寫成「叙錄」一篇，介紹作者生平，該書內容、價值、學術源流及校讎經過等，然後將各書「叙錄」彙編為《別錄》一書，成為後來「解題」、「提要」的開端。近人、今人所作「叙錄」，主要傾向於考

述版本，與劉向「叙錄」的內涵有所不同。這類考述版本的「叙錄」不僅有頗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很實用，成為讀者了解某部著作版本的工具書。

一九八六年，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上馬編纂《全宋文》。筆者預其役，在校點別集時，首先就碰到版本問題。現存宋人別集，不僅比唐集多數倍，而且版本更加複雜。手執一家文集，或不詳其版本源流，或面對它的衆多版本而不知以何者為底本，何者為校本，孰優孰劣，常常得從頭摸索，費時費力。當時心想，應該有一本象《唐集叙錄》那樣的書。於是不揣冒昧，有意無意地開始搜集相關資料，萌發了作《宋人別集叙錄》的念頭。然而自知版本目錄學修養差，而「叙錄」體大，且宋集既不象唐集現存纔百餘家，也不象清集傳世僅一二刻，若要操刀，鮮不傷手，因此畏縮猶豫，久之未定。隨着研究所宋集版本搜集的日趨豐富，增強了一些信心，於是不自量力，決定嘗試為之，成敗則置之度外矣。

我的具體作法，是以考察全部宋人別集（最初包括詞集，後因饒宗頤先生的《詞集考》在中華書局出版，遂棄而不為）的版本源流為主要目標，重點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體系，又尤其着力於祖本及重要傳本的研究，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對各本優劣作簡要評述。對前哲今賢的序跋、書目、版本考證等有關文獻，凡正確的皆充分汲取利用，意在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時再作必要的考訂和探索，以陳己見。考察、判斷版本的原則，是力求客觀、全面而有重點，準確而平實，凡不清楚的，寧可存疑，而不妄說。至於對該作家的歷史功過、文學或學術成就，一般不多涉及，只在節引

序跋或書日時，適當摘取有關評論（尤其是宋人評論），以窺一斑。其他具體事項，參見《凡例》。

從檢視版本、搜集有關文獻資料開始，然後邊動筆邊查閱，到一九九一年底居然寫成了初稿。隨後利用完成其他項目的間隙，前後共經過了三次較大的修訂增補，而對每個集子的小修改，則是一有所得隨即操筆（後來是操作電腦），又不在所謂「三次」之中。現在回頭看，訂補所花的時間和精力，竟超過撰寫初稿。至於文字表述，則有意「文」一些，目的是節省篇幅，盡量縮小已經够大的部頭。因為這是專業性較強的著作，相信使用者都能讀得懂。這就是目前奉獻給讀者的這部《宋人別集叙錄》。

由於《叙錄》的目標和體例如上，所以它不等同於一般的版本考，主要區別是較為宏觀，或者說綫條稍粗，而且只考察全集，最多略及重要選本，不求本本俱到，平均用力。對每個具體版本，凡與版本體系無關的問題，則多略而不述，不象版本考那樣細緻入微，纖悉畢具。因為考察、研究的對象是五百數十家別集（詞集及清乾、嘉以後輯本除外），數千種版本，不得已也，否則規模過大，怕是三生難成，這需請更欲知其詳的讀者諒解。因此，《叙錄》或可為版本考提供綫索和方便，但却不必代而替之，對宋集各類版本的考察與研究，仍將繼續下去。

祝尚書

一九九七年春節於成都

凡例

一、本書考述現存宋人別集（詩集、詩詞集、文集、詩文集、詩文詞集。奏議集依宋人著錄例視為文集）版本源流，并簡要評述各主要傳本之優劣得失。詞集版本研究，已有專著出版，故本書不錄單行詞集。已成定論之偽書（如《四庫全書》所收洪邁《野處類稿》，乃鈔朱松《韋齋集》之類），本書不著錄。

二、本書所錄宋初、宋末人別集，其年代斷限由習慣而定。如南唐人宋之徐鉉，元初之宋遺民，一般皆視為宋人。宋遺民以在宋已成人為準。雖已在宋成人，而人元曾經仕宦、習慣上視為元人者，其集不著錄。有些前人以為宋遺民者，如俞琰（有《林屋山人漫稿》）、趙偕（有《趙齊峰先生文集》）等，今考其年代，純繫元人，本書不著錄。

三、版本源流，指各集歷代主要傳本（稿本、木刻本、活字本、影寫本、鈔本、石印本、影印本、排印本等等）之哀輯、刊行、流傳、收藏概況及沿革歷程。考述以究明版本系統為主要目標，現存同一系統之本，一般不一臚列。考述時力求檢視原本，而盡量徵引前達今賢已有之研究成果。詳祖本、重要傳本，略一般翻刻本、傳鈔本。

四、本書所錄，包括宋人原編本及後人輯本兩類。後人輯本，大致以清乾、嘉為斷，乾、嘉以後之輯本一般不著錄。若文集已佚，後人以專著綴以佚文而成集者，則視佚文所占比重，參照慣例以定著錄與否。明、清人輯錄之「小集」（包括《四庫全書》所收之《兩宋名賢小集》），多非完帙，又無刊本，茲不著錄。

五、本書原則上只著錄并考述宋集全帙。若全帙已佚，而尚有選本傳世，則姑以選本著錄。凡全帙今存，宋人選本只予略述，宋以後選本一般不述。

六、宋人所作注本，價值較高，而今罕存，故無論是否全帙，皆視為別集之一種立目考述。宋以後人所作注本不錄。

七、一人多集，若宋代已彙編為全集，則著錄全集本；若仍分集編訂，諸集版本源流大體相同，則諸集同時著錄（如「東坡七集」之類）；版本源流不同，則仍分別著錄（如《小畜集》與《小畜外集》之類）。某些作家，宋人將其文集與其它專著彙刻為大全集，而文集以大全集本為全帙（如《歐陽文忠公文集》之類），則以大全集本著錄。

八、多人多集合刊（人各一集，自為起迄），若宋代即已合刊，原有單行本早佚（如《沈氏三先生集》之類），今仍以合刊本著錄；若宋代并未合刊，後人方為之合刊（如《范文正公集》與《范忠宣公集》合刊為《范文正忠宣公全集》之類），則仍分別著錄。

九、南宋末書棚本《江湖集》、《江湖後集》等，明、清人輯為《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南宋

八家集》及不標集名之《江湖後集》，江湖作家之作多賴以流傳。其版本單一，源流基本相同，今仍以叢書形式著錄於末卷，再於其下分集考述。

十、每集於篇首撰寫作家小傳，內容盡量省約。歷代編刊者、序跋作者、鑒藏者等等，人數衆多，若皆一一述其生平，即便從簡，亦將使文字大增，故本書一般不作介紹，以節約篇幅。

十一、考述中所涉占地名，僅作家小傳之作家籍貫括注今地名，其餘地名一律不括注。

十二、各朝年號及干支紀年，凡首見時括注干支年數及公元年代，如「熙寧庚戌」書為「熙寧庚戌（三年，一〇七〇）」。考述同一文集，若年號重見，必要時干支可括注年數，但不再注公元年代。年號改換，首見同上例，仍括注公元年代，重見不再注。

十三、版本考述中，引述古籍時卷數從簡，如「卷第二百一十五」簡寫為「卷二二五」之類。但徵引古書及他人著作，原文一律不改，即原書敘述卷數時若有「十」、「百」等字，仍依舊照錄。

十四、叢書書名，若僅表示該叢書名為某集版本時，一般不用書名號，如「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之類。實指該叢書，則仍用書名號。

十五、考述中凡謂某集某本今藏某圖書館，俱見該館藏書目錄或善本書目（少數見館藏卡片），以及有關綜合目錄，不一一注明，以避繁冗。

十六、宋、元人版本序跋，明以後主要傳本刊版序跋，以及前人所作重要收藏、鑒定、校勘題跋等版本史料，列其目錄於各本考述之後，標目為「參考文獻」，以資按覈。某些序跋雖頗重要，

然考述中已全文或大部份引錄，則不再列入目錄。

十七、本書所錄別集以著者生年（無準確生年者以大致生年，合刊本以第一集作者生年）為序，「參考文獻」目錄則以版本先後（影寫本從原本）為序。每集先標書名（一般用最前之書名）、重要異名、卷數（完本標原有卷數，殘缺本、重輯本標實有卷數）、撰者（及注者）姓名，次版本源流考述，最後為「參考文獻」目錄。

十八、書前目錄，同一作家同時著錄之集過多，一般只列首集（如「東坡七集」只列「東坡集」之類）；個別集名過長，則據習慣稱從簡（正文標目及索引悉用全稱）。

十九、所引各項資料，一概注明出處。「參考文獻」所列序跋同時注明版本，而盡量選用通行善本或常見書。

二十、為方便檢索，全書釐為三十卷，並於書後附錄《宋人別集叙錄綜合索引》及《筆畫檢字表》。

目錄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一

徐公文集	徐 鉉	一	逍遙集	潘 閔	五五
宋文安公宮詞	宋 白	八	金園集天竺別集	釋遵式	五七
咸平集	田 錫	一一	御製玉京集	趙 恒	五八
乖崖先生文集	張 詠	一六	林和靖先生詩集	林 逋	五九
河東先生集	柳 開	二二	武夷新集	楊 億	七〇
小畜集	王禹偁	二七	閒居編	釋智圓	七六
小畜外集	王禹偁	三五	河南穆公集	穆 修	七八
南陽集	趙 湘	三八	雪竇顯和尚頌古拈古瀑泉祖英集		
寇忠愍公詩集	寇 準	四〇	釋重顯		八二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二			春卿遺稿	蔣 堂	八四
鉅鹿東觀集	魏 野	四八	夏文莊集	夏 竦	八六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八八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三

元獻遺文 晏殊……………一〇一

孫明復先生小集 孫復……………一〇五

石學士詩集 石延年……………一〇九

宋元憲集 宋庠……………一一一

文恭集 胡宿……………一一四

宋景文集 宋祁……………一一六

包孝肅公奏議 包拯……………一二一

武溪集 余靖……………一二七

河南先生文集 尹洙……………一三一

宛陵先生文集 梅堯臣……………一三七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四

徂徠集 石介……………一四七

文潞公文集 文彥博……………一五四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一五七

鐔津文集 釋契嵩……………一八〇

樂全先生文集 張方平……………一八七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五

蘇學士文集 蘇舜欽……………一九三

安陽集 韓琦……………一九六

趙清獻公文集 趙抃……………二〇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 李觀……………二〇八

嘉祐集 蘇洵……………二一三

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 蘇洵……………二二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 祖無擇……………二二五

伊川擊壤集 邵雍……………二二七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蔡襄……………二三九

陶邕州小集 陶弼……………二四六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六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周敦頤……………二四八

古靈先生文集 陳襄……………二五五